

洋山岛的小野菊

彭瑞高

洋山深水港有两座观景台。小洋山上那一座，有些年头了。16年前我登上远眺时，工程还刚开始，眼前一片大海，背后则全是荒山；打桩机声响在远处，犹如沉沉滚雷；近处，只有这小野菊悄悄开放，全无风骚，却别有一番情致。

后来我到深水港挂职，在岛上住了8年。每天锻炼，就是下班后长跑。我把小洋山观景台当作折返点。傍晚时跑上观景台，远望千舟竞发、吹沙成陆，南边大海渐成港区广场；而山北的东海大桥工地，竟日轰鸣、桥体一天天延伸，往北走向合龙。漫山的小野菊，陪伴我四季穷跑。

洋山岛多台风，物竞天择，岛上竟没一棵大树。但无论风多大、地多贫瘠，小野菊却到处生长。冬天万物枯槁，它们却挺立风中，冰雪也无法摧折它们的筋骨；一过三月，春雨一洒，它们便抖擞精神，竞相开放。蓄了一冬的力气，它爆出的黄花分外清新、亮眼。花型虽小，但成群开放，蓬蓬勃勃、热热火火，衬托着爆破声打桩声，真有“战地黄花”的意思。

小洋山是孤岛、荒岛，没有别的景致，只有随处可见的小野菊。我去项目部走走，会看到许多员工采来小野菊，随手拿个饮料瓶，插起来养在宿舍里。他们喜欢小野菊。他们艰苦而孤独的生活，也像小野菊。更重要的是，小野菊见证了他们的苦干，把一片大海、几座小岛，建设成一座世上最了不起的港口。

2005年12月10日，洋山深水港开港。国际港口协会会长皮特斯特鲁伊斯先后三次来到观景台，一边遥望一边赞叹：“我走过世界上所有的大港，也见过一些建在海岛的港口，像依托洋山这样的孤岛，在离大陆如此远的地方，建设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港口，还是第一次见到。”小野菊就在他脚下摇曳，它们听到了。

4年后，三期工程竣工。一个岸线长5.6公里、深水泊位有16个、年吞吐能力达930万标箱的现代化港区，终于建成。在惊涛骇浪的深海中，吹砂填石1亿立方米，成陆面积超过8平方公里，这不是真正的“精卫填海”吗？这新大陆是怎样诞生的，长在高处的小野菊，它们看到了。

又过了9年，意义非凡的洋山港四期工程建成。它是当今全球单体最大的全自动码头，也是全球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据说有位姑娘参加招聘，“考官”问她有何特长，她回答：“我是‘打游戏机精灵’，手眼相配，无人能敌，你们这里的电脑远程操控应该需要我，也最适合我。”果然，在智慧港区，她成了操作能手，庞然大物信手拈来。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无人码头”，就建在山北。这新港的静谧和机智，小洋山岛北侧的小野菊，看得最清楚。

洋山巨变，用4个字来形容，最简化，最神化，也最中国化，那就是——“沧海桑田”。从一个小小渔村，变成世界第一深水港；从最初300多万箱的吞吐量，到十多年后的近2000万箱；从“姊妹山”下渔船起锚，驶向近海几个渔场，到如今的集装箱巨轮，驶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海港得力于洋山岛，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这些事实，洋山岛上的小野菊，都已一一亲历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经受了洋山飓风考验的工程建设者，后来都成了中国建设队伍的骨干。我熟悉的一支以农民工为主码头施工队，在做完洋山港三期之后，迅速成为长江沿岸新港建设的主力军之一；东海大桥的建桥铁军，在后来的杭州湾大桥、青岛海湾大桥、港珠澳大桥海域，担起的都是“啃硬骨头”重任；曾在洋山创造奇迹的上海航道局，之后转辗南北，近至天津曹妃甸、福建湄洲湾，远至南美巴西、乌拉圭，都创造了一流业绩。有人说洋山是一座“抗大”，这话没错。长在洋山岛上的小野菊，在建设者重游故地时，听到过他们的感慨。

……

上了观景台，你要做的就是放眼远眺，把一座大港尽收眼底。不过，也请你留意脚下这种小花——细细瘦瘦的小野菊。它们生长在石缝中，摇曳在风口中；饱经风霜，披满蓬尘，算得上是最卑贱、最不起眼的植物。风霜刀剑严相逼，它们却居高临下，年年不败。无疑，这小野菊，是洋山岛上另一道永远不会湮没的景致。

委婉为美

毛荣富

在语言的海洋里，余独爱语言的委婉美。

一人去赶集，走到卖陶器的摊前，想买把夜壶，挑了又挑，都嫌太大，便对摊主说：“好是好，可是嫌大了。”这位摊主这样说：“哎，冬天，夜长啊。”这句话说得文雅委婉。中国社会向来以礼仪之邦著称，言语应力避粗俗。所谓“顾事物之褒秽鄙俗者，其名不宜笔舌，必代以婉曲之言”。

某面包房，面包师每为一位顾客包装完毕，都不忘记提示：“我们的蛋糕，在当天内吃完，味道最佳；超过两天，不建议您食用……”这里的“不建议”用得。若是讲“就别吃了”亦可，但显得生硬，用“不建议”，虽稍嫌啰嗦，才显委婉，才显对聆听者的恭敬和关心。

听惯了的那些大同小异的校训，如

她的名字很好记，与威尔第著名歌剧同名：阿依达。

她的声音很好听，是歌剧女高音。

她也很好看，是摄影记者们喜欢的模特儿。

今年夏天，她先后在莫斯科的世界杯开幕音乐会和法国国庆凯旋门音乐会表演，展示了这位俄罗斯新一代女高音在欧洲乐坛的地位。

阿依达·嘉丽福利娜(AIDA GARIFULLINNA)，1987年出生在喀山，是鞑靼人。母亲是合唱团指挥，从小就发掘和培养了阿依达的声乐天赋。阿依达18岁起先后在德国纽伦堡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音乐

蒸熟的月饼空中笑

刘文方

还有近一个月，就要到中秋了，姐姐照例又邮寄回一大盒子各式各样高档月饼。看到了月饼，儿时中秋节记忆倏地就闪现眼前。

儿时盼节气。过了春节就开始了一段难熬的期盼——中秋节。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据说是供销社在春节做的“果子盒”里的糕点盘碎了再做月饼，然后用草纸包着，上面覆盖印制的红花纸做标签，用细绳缠绕起来包成月饼包，一包月饼里有一个大的，一个中的，一个小的。中秋节走亲戚的很少，各家各户所以收不到几份月饼，收到的月饼也就各家各户来回串。串到最后，剩下的月饼，留到中秋节晚上，一家人用菜刀分割着吃上一小块。那又硬又干的月饼滋味居然也很让人怀念。

后来，日子渐渐好了点，勤劳的母亲就自己用白面粉发酵了，用擀面杖擀成两个小盆大小的面饼，一个稍微大一圈，在那个大大饼上，放上碾成半碎的炒焦的芝麻和花生，再撒上一层白糖，另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罩上去，面饼一圈边缘用手把它按实在。然后再用洗净的麻壳轻轻按点花样图案，放到地锅上蒸。

蒸熟的月饼又大又圆又虚，夹满了芝麻和花生。中秋之夜，全家人团坐在一起，每人分一大块，就着温馨祥和的月光，细细的小品品尝，那味道好甜好香。

儿时的记忆，伴着姐姐寄回来的月饼，日渐清晰。又是仲秋夜，又是月圆时，还是桂花飘香的夜晚，吃着高档月饼，却怎么也找不回儿时的感觉和香甜的味道，还有那亲切的夜晚。

我们的日子好了，爹妈的岁数也高了，妈妈也蒸不动月饼了，人们也不想再亲手蒸月饼吃了。哥哥姐姐和我都成了家，二哥、三哥和姐姐还都南的南，北的北，离家千里之遥，一家人团坐的中秋节也成了美好的回忆。

每当中秋月圆时，我都要凝望着圆月久久的思量。原来，美好的圆月就是蒸熟的月饼，蒸熟的月饼既是美好的圆月，挂在了空中也就挂到了全家人的心中，一家人能分享得到，天下所有人都能分享得到。

果有一天，听到“今天不走，明天即使跑也不一定跟得上”(哈佛大学)“挫折如此冰冷，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莫斯科大学)“真正的失败不是你没有做成事，而是你甘心于失败。”(斯坦福大学)，是否会有耳目一新之感？原因就在于它们摆脱了耳提面命式的直白的校训定势，所谓“将余事来烘托本事”，这种委婉语有一种阴柔之美，会让人驱除距离感而情不自禁投入其中，感到亲切与快适。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说：“说话时不直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的，名叫婉转辞。”既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又能实现修辞的意趣。

委婉语何以以为美？——它在人们的沟通中，总能带来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夜光杯

俄罗斯美女歌唱家阿依达

何亮亮

阿依达演出范围很广，包括意大利、法国、俄国与莫扎特的歌剧，也演出美国的《西城故事》这样的现代音乐剧。她担任《费加罗婚礼》女主角苏珊娜、《波希米亚人》女主角咪咪、古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角朱丽叶，都大受好评，除了出色的美声唱法和对剧中人物的精彩演绎，她的形象特别适合苏珊娜、朱丽叶和咪咪，也是重要原因。对于歌唱家，人们首先看重的是声音，唱得好而又漂亮的歌唱家，可遇不可求，阿依达却正是这种不可求的美人，因此在歌剧院舞台就分外如鱼得水。

阿依达最漂亮的演出，是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唱古诺《罗密欧与朱丽叶》，脍炙人口的朱丽叶咏叹调《我愿生活在美梦中》，在数十名古典贵族打扮分列两行的俊男美女的注视下，阿依达一路款款而行，一面引吭高歌，确实令观众一曲难忘，赏心悦目。法国人似乎特别喜欢阿依达演唱此曲，她多次在巴黎唱这首咏叹调（包

括今年法国国庆音乐会）。阿依达与几位男高音歌唱家的合作也非常好听、好看。阿依达与秘鲁男高音胡安·迪耶戈·弗伦兹合作演出的古诺《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认为是当代最佳，弗伦兹是拉丁美男，两人的合作相得益彰。阿依达与前辈男高音多明戈、卡雷拉斯的合作十分精彩，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鲁·波切利合唱的《说再见的时候》，情到深处，令人感怀，也让人感受到当代的美声唱法歌唱家演唱流行歌曲同样可以大放异彩。著名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赫沃斯托夫斯基(DMITRY HVOROSTOVSKY)去年与阿依达在德国举行夏季露天音乐会，曲目包括两人合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再次使人感受到这首名曲的魅力。

回首七十多年人生路，我“过五关、斩六将”，参加过不知多少考试，但是四十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至今历历在目。

那时，我在山东邹县（今邹城市）这个鲁西南小县城支农劳动。有一天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得知中美将互派留学生的消息。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以及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出国留学的梦，因为那对于我太可望而不可及了。我懵懵懂懂地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匆匆挤上了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时间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边沿画了两道线。

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唧唧喳喳，场面可谓壮观。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考试。当时考场上不乏头发灰白的教授和副教授，我们算是年轻的。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的教导

阿依达演唱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歌剧咏叹调与艺术歌曲也非常出色，作为80后的俄罗斯女高音，虽然久居维也纳、在西欧各国演出，但是阿依达对祖国音乐遗产的理解与演绎，让人感受到她的音乐之魂来自何处。

阿依达早在2011年深圳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参加开幕演出，与中国观众见面，不过彼时她还不出名。相信今后她有机会到上海演出，让中国的乐迷们一览她的风采。

游雁荡山（诗词两首）

徐子芳

七律·雁荡山

雁过留声枕上听，此行心已醉长青。
龙湫瀑布真奇妙，夜色灵峰更温馨。
仗剑龙滩增浩气，行吟虎岭赋零丁。
喜逢盛世惊初梦，人到名山百事宁。

临江仙·大龙湫

疑是天河悬影，声华万里缤纷。清流飞洒化烟云。鲜花开寂寞，美酒醉清纯。
遥想当年心事，朦胧月色消魂。雨声深锁尽红尘。紫薇逢蝶梦，青榆试春温。

张园石库门（水彩画）

胡军

1978年那场考试

孟国庆

还记忆犹新。一想到即将派往国外学习，内心有种难以抑制的激动。

我大学在哈尔滨学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三年英文。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里工作，也没有机会碰英文，仅听过英文版的“老三篇”胶木唱片，在被窝里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在赴考场的火车上，我蹲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把一本借来的薄冰编著的《英文语法》走马观花地“啃”了一遍。但考卷一发下我就傻眼了。当时考卷有一段英译中的文章，大意是如果没有重力，你能把高尔夫球打到月球上去，但是当时我愣是不知道golf就是高尔夫球。考卷中还有hair cut，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中文的“理发”……

笔试完了是口试。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舌头不听使唤。口试的很多题目都是从《新概念英语》上摘来的，但是我们偏远地区的考生当时哪知道什么是《新概念英语》啊！后来得知我的笔试得了54分，口试是3+。据说，那年英语笔试合格最低分数线是45分。

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成功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才“三榜定案”，于1979年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初出国门的我，在彷徨和惊奇中在美国度过了七百多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对祖国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对祖国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狂喜不已，甚至在超市看见有“MADE IN CHINA”的龙口粉丝也会高兴好久。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后大批派遣留学生的四十周年。四十年中，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如今，我已由“翩翩少年”进入古稀老人之列，尽管我才疏学浅，但是我

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如丹凤朝阳。

不能辱没祖先，不能忘记故土，明请看本栏。